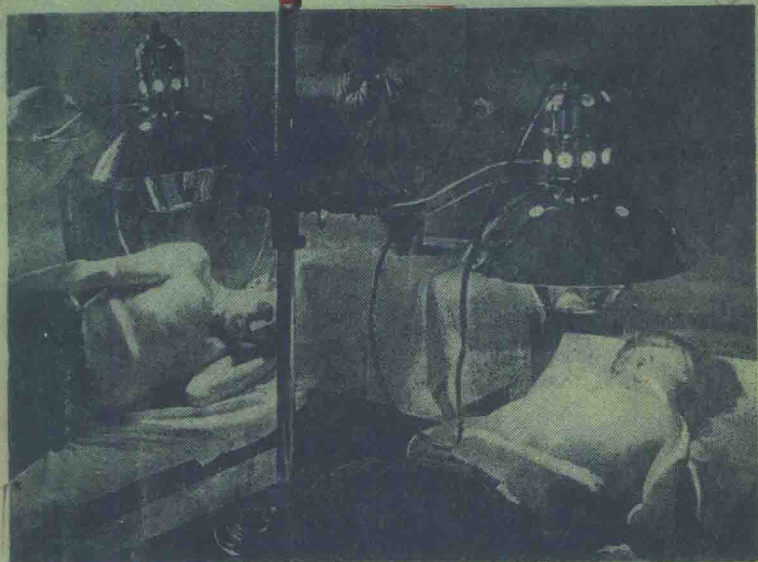


時代通俗醫學小叢書



聯的保健工作

奧夫相尼柯娃等著 朱濱生譯

Иноста
時代社

時代通俗醫學小叢書

蘇聯的保健工作

奧夫相尼柯娃等著

朱 濱 生 譯

上海 時 代 社 出版

一九五〇

Овсянникова и другие

О советском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и

Перевод Чжу Бян-шэн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50

2-е изд.

• 時代通俗醫學小叢書 •

蘇聯的保健工作

著作者 奧夫相尼柯娃等

翻譯者 朱濱生

出版者 時代

出版社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一二四三

電報掛號：(二〇〇〇一)

ЕРОСНРВСО



總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話：(五)一六六〇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

1950年4月初版

(3000冊)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一二一——三號

1950年10月再版

(1000冊)

電話：二六四八

電報掛號：二五一四

內 容

蘇聯對於母性及兒童的關注·····	3
在產科醫院中·····	11
蘇聯的急救站·····	18
蘇聯休養事業的組織·····	28
蘇聯的紅十字會及紅新月會·····	41

蘇聯對於母性及兒童的關注

我的面前陳列着突尼斯（Tunis）民主婦聯祕書達列娜·馬傑兒耶（Dalilah Madjeldji）的親筆信。她在信中報告突尼斯婦女的非常痛苦的生活。她們大多數找不到工作，甚至連每天最低限度的糧食也賺不到，因之不得不帶着孩子們沿街求乞。在一百二十五萬的學齡兒童中，進學校讀書的不及七萬五千人，祇合到百分之六的樣子。

『馬歇爾計劃，』達列娜·馬傑兒耶（Dalilah Madjeldji）寫道，『不但沒有給我們帶來建設，反而使我們的工廠接一連二地關了門。不但如此，政府對於勞動者的壓迫不斷地增加着。可是我們對於這一切的答覆是我們隊伍的團結，我們爲了下一代的生存而一致聯合起來……』

當我讀着這封信的時候，心靈不禁深深地顫抖

起來。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婦女與兒童的命運不能不使我們蘇聯婦女有動於中。我們深信世界上卑鄙不平的帝國主義法律，完全消滅的一天已經不遠了。我們的國家，過去在沙皇時代婦女也會度過這樣的非人生活。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下的工農艱苦鬥爭的烈焰裏面，誕生了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直到如今，蘇聯人民的生活已經絕對與過去及帝國主義國家不同。失業的這個名詞早已完全消失，每一個蘇聯公民，不論男女，在任何時候可以得到稱心滿意的工作。窮困的母性生活早已煙消雲散而被遺忘了。

社會主義國家把母性的地位和光榮提到了最高峯。從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初，政府就對於母性及嬰兒的需要表現了深切的關注。政府設置了無數的助產院、兒童及婦女健康諮詢所、乳類食品烹調所、兒童醫院、幼稚園及托兒所等機關來保護母性及嬰兒的健康。

從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此項對於年青的一代及母性的關注就沒有停頓過。甚至在大戰期間，國

家雖然遭受嚴重的物質困難，但是政府由於斯大林的倡議，仍舊努力增加婦嬰保健的經費。

五年以前，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下了下列數項訓令：照顧懷孕婦女、多兒及孤獨的母親，加強婦嬰保健，制定『母親英雄』（Мать-героиня）尊號，創設『母性之光』（Материнская слава）『母性獎章』（Медаль материнства）等勳章。蘇聯婦女保育兒童的工作，被視為對國家的功勳之一。

一九四八年都市中的托兒所名額已經達到五十一萬八千五百名，農村中達到三十萬名。按照斯大林五年計劃，在一九五〇年年底各托兒所內的經常名額總數應該增加到一百廿五萬一千名。其他農村中每年對三四百萬小兒服務的季節性托兒所還不在內。目下在幼稚園受教育的小兒已經有一百五十萬人。蘇聯全國境內有八千左右健康諮詢所，為婦女及小兒實施治療及預防疾病的工作。

本年（一九四九）內在少年先鋒夏令營、避暑山莊及療養院從事休養的兒童約在五百萬人以上。

蘇聯國內爲失却父母的兒童設有廣大的「兒童宮」網（сеть детских домов）。在這些兒童宮中有六十二萬七千個孤兒受到國家的撫養和教育，一直到中學畢業爲止。蘇聯的社會對於他們的教育給予廣大的援助。許多機關及企業都資助這些兒童宮。從這一羣孤兒中間，培植出許多天才的農業家、工程師、醫師、學者、作家及藝術家。

蘇聯人民人道主義最明顯的表示之一是孤兒的收養運動的擴展。直到現在已經有數萬人收養了在戰時失去父母的孤兒而担任了他們的撫養及教育。

社會主義國家內創立的兒童教養機關網，使蘇聯婦女能將她們教養子女的責任與有益社會的勞動相配合，並使學業及政治文化水準不斷提高。

蘇聯婦女與全體民衆在工業及農業中表現斯達哈諾夫勞動而建設了共產主義美麗的殿堂。

蘇聯婦女在生產場所的勞動受到特別的保護。蘇聯勞工法絕對禁止婦女担任最勞苦及有害健康的工作。

政府並儘量設法減輕勞動婦女照顧小兒的勞

苦，增加她們的休息機會。爲了實行這個目的，全國設立了大量的托兒所。通常托兒所都設在生產場所附近，勞動婦女上工的時候把小兒放在托兒所裏，晚上下工的時候，再把他領回。

法律上規定凡是有女工五百人以上的工廠，必須自己設置托兒所。

蘇聯政府對於母性及嬰孩的保健支出龐大的經費。僅多兒及孤獨的母親的津貼一項，從訓令頒佈以後，直到今天已經支出了一百四十億盧布。

一九四八年中，僅斯大林格勒一處發給多兒的母親的津貼就達到了三百萬盧布左右。馬利亞索柯洛瓦有五個孩子領得了教育費四萬盧布，葉夫陀基亞聶夫席洛娃也領到了三萬六千盧布。

喬治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柯布列特區內，有多兒的母親一千三百四十人。五年之中發給她們的津貼大約有五百萬盧布。恰克維斯達維村中的集體女農員法基梅高爾席拉節有十二個兒女，領到了五萬盧布以上的津貼。

蘇聯國內，有二百五十萬母親得到了「母性之

光」及「母性獎章」的勳章，二萬八千五百婦女榮膺了「母親英雄」的尊號。

本年六月十四日我曾在克里米亞會見幾位「母親英雄」。正在那一天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什維爾尼克授給她們「母親英雄」的勳章及證書。

這幾位「母親英雄」，有的是莫斯科的家庭主婦，有的是莫斯科州的集體女農員。她們愉快而興奮的臉上表現着無限的幸福。她們很高興地向我敘述自己的家庭狀況。

葉列娜·基利洛物那·柯拉別里尼柯娃和她的丈夫菲堯多爾·阿列克謝也維區都是最普通的蘇聯公民。她是「紅霞」編織廠的縫工。她的丈夫是莫斯科近郊某工廠的工人。他們共生了十個孩子，其中九女一男。如果他們生活在帝俄時代，他們的命運又該怎樣？如果他們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這一羣孩子的命運又該怎樣？然而在蘇聯國內，他們都沒有受到委屈。最大的兩個女兒娜斯佳及沃爾迦都是集體女農員。她們自己也已有子女。她們過着優裕高尚的生活。另一個女兒波里雅

是莫斯科五一織布廠工人。其餘克賽尼亞在師範學校讀書，卡佳在經濟專校讀書，格拉物其亞在工廠小學裏讀書。她們都享受免費的待遇，而且還得到國家的經常津貼。尼娜，馬尼亞及費其亞都是初級小學學生，最小的女兒席尼亞剛滿一歲，白天在托兒所，到了晚上父母放工之後把她帶回家中。五年之中，葉列娜·基利洛物那所領到的子女教育津貼超過了二萬盧布。

另外，達利亞莫那霍娃、阿那斯塔西亞維諾古洛娃、那節日達衣也物列娃等幾個集體女農員也都同樣地過着非常安定的生活。

在授勛的時候，安娜葉洛非也娃集體女農員代表全體受勛者說了下列一些話：

『我們每人都有十個或十個以上的子女。但是我們毫不用顧慮到明天的日子。我自己也是十個孩子的母親，其中六個人已經走上了獨立的生活道路，兩個還在念書，其餘兩個年齡尚幼。我們的國家不但給多兒女的母親們物質上的援助，而且還賜給她們以光榮及尊號。能做蘇聯孩子們的母親，真

是莫大的幸福！我衷心感謝日日夜夜關心着蘇聯人民的偉大的斯大林同志。」（馬麗雅·奧夫相尼柯娃著）

在產科醫院中

蘇聯政府對於母性及嬰兒表現了非常的關注。從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國內產科醫院網擴充了二十倍。一九四一年蘇聯全國的產科醫院及醫院產科部中的床位總數達到了141,873張，其中75,612張在各都市中，66,261張在農村中。那時全國有婦幼健康諮詢所5,803處，其中3,499處在都市中，2,044在農村中。到戰後五年計劃的末期，由於出生率的增高，婦幼保健機關網將更要擴充。婦幼保健組織方面的產科床位將要增加到43,000張。

全蘇聯的母親們，一致感動地回憶着她們在產科醫院中所受到的服務人員的親切遇到的照料。

下面我所提到的是一個在莫斯科某街上的產科醫院。

這個醫院的服務對象是住在基輔區內的婦女。

該院中附設着婦女健康諮詢所。每一個孕婦從懷孕最初數月起就由這個諮詢所登記起來。

諮詢所中的醫師們都注意將要做母親的人完全保持她的健康。如果發見任何懷孕期內的併發病——浮腫、血壓亢進、肝腎部疼痛——諮詢所就把該孕婦送到產科醫院——一個專門部內去治療。

在這個產科醫院中，有幾個不同的部份。有一部份專門治療有併發病的孕婦。留養在這一部分的有患心臟病、腎臟病、闌尾炎、血栓性靜脈炎及血壓亢進症的孕婦。另外還有一個婦科手術部。院內設有兩個X光綫機器——一個是診斷用的，另一個是治療用的；此外也備有裝備良好的試驗所兩處，其一是化學試驗室，另一是臨床化驗室。最後還有物理醫療室一所，供孕婦治療之用。

該院內同時可以容納孕婦一百五十人，其中產婦一百零五人。其他四十五張床位是預備給需要產前治療的孕婦的。

蘇聯政府對於廣大產科醫院網的維持，支出非常龐大的款項。僅對於該院的津貼，本年份就支出

32,920,000盧布。此款專供服務人員的新給及孕婦的伙食。除此以外，另撥款項供房屋及醫療裝備的修理費用。

該產科醫院及健康諮詢所中有二百二十三人服務，其中二十五人都是優秀的醫師。一切嚴重的病例，都由馳名世界的專家阿爾漢吉爾斯卡亞院士會診。

爲避免孕婦及嬰兒的傳染可能，產科醫院的各病室及診療室內絕對禁止閒人進入。孕婦的親友祇能用電話探問她和新生兒的情形；每個孕婦的床邊，裝着一架電話機。產科醫院的電話站的工作時間是十二點到八點。早上和夜間不會有電話聲擾亂病室內的靜穆空氣。這時候如要知道產婦的情形，可以直接利用市內電話詢問該院的值日醫師。

當產婦入院之後，立刻由醫師加以檢查，同時並查看她從健康諮詢所帶來的病歷單。這個病歷單中，詳載着她懷孕的經過。檢查完畢後，侍應婦把她帶到淋浴室中，浴後她才進入產前室。

在寬敞光亮的產前室中，排列着漆着白色的病

床。產婦在分娩之前不久就留在這間屋子裏。大約在分娩前二小時，她被移入與產前室連通的分娩室裏面。分娩室裏放置着爲產婦用的高脚床及爲新生兒用的桌子。這間屋子裏有着一切避免傳染的措施。

在分娩的過程中，兩個助產士和一位醫師就不再離開產婦。他們使用一切最新的醫學方法來減輕她的痛楚。

望眼欲穿的新生兒終於出世了。助產士立刻把他或她抱給產婦觀看。『男孩』、『女孩』這兩句喜氣洋溢的話是常常能聽到的。這位助產士隨即對於新生小孩加以適當的處理。在新生兒的臂上縛一條極薄的油布，上面寫着他的出生日期及母親的姓名。

沐浴包紮完畢之後，新生兒就被送到嬰兒室內，由經驗豐富的兒科醫師及護士加以照料。他們密切地注意他的動作、呼吸，測量他的體重，並且觀察他吃奶的情形。在產婦未出院之前，新生兒是一直留置在嬰兒室中的。